

學習甲骨文的日子

張秉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我進史語所研習甲骨文，至七十八年十二月退休。不知不覺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這期間，國家多故，變亂頻仍。史語所從四川南溪李莊，復員到南京雞鳴寺舊址，又從南京播遷臺灣，先是新竹楊梅，後來臺北南港。我自然也就跟隨著本所的遷徙而轉移，一路從長江頭，到長江尾。從東海之濱，到臺灣寶島。那些日子，回想起來，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難盡。

李莊，是四川南溪縣的一個鄉鎮。板栗坳，是李莊的一個很小的山村。遠離城市，僻處山陲。環境清靜，景色宜人，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史語所在那裡租了幾棟寬敞高大的平房，幾乎佔據了整個村子。張家是當地的望族，有私家的戲院——敘樂院。考古組，就在敘樂院裏。我被安排在董彥堂（作賓）師的研究室裏，那是一間由戲臺改成的小房，我的書桌是一張四方的八仙桌，一把籐椅，安放的地方，正是跑龍套所站的位置。天井對面的看臺，以及左右兩廂，都被改成研究室和古物整理的工作室。上班的第一天，董先生從他那由舊書箱、木板、磚塊搭成的書架上，取

了一部郭沫若的《卜辭通纂》要我先讀，後來他又給了一些玻璃紙小片，要我描摹《殷虛書契》上的甲骨刻辭。這是基本訓練。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觸到的甲骨文書籍。唸大學時，雖曾選修過先師胡小石

年輕時代的張秉權先生

（光輝）教授的「甲骨文」與「書學史」等課，但那只是口耳相傳，只能從黑板上認一些甲骨文，從老師的口授中，學到一些如何從《說文》、《爾雅》以及金文中追溯甲骨文的方法。所以一旦摸到印刷那樣精美的書，就十分喜愛。於是白天在研究室裏讀一些董先生的有關甲骨文的藏書，晚上則在宿舍裏看一些從圖書館借來的宋元明清時人的詩話筆記小品。據說所長傅孟真（斯年）先生，主張新進所的助理員，應該先多讀點書，力求充實，然後發表文章。這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所以那時唸書，沒有精神上的壓力，可以隨心所欲地搜集一些準備將來著述之資料。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我們所用的卡片，公家並不供給，完全要自行設法，自給自足。於是廢紙殘片，都被用來當卡片，甚至朋友來信的信紙信封的空白處，都被剪下來作札記之用。現在我身邊還留著幾冊謝靈運資料集，那是由一些各形各式，大小不等的卡片貼成的。雪泥鴻爪，聊以留念。物質條件，雖然那樣的簡陋，但是同仁們的研究工作異常勤奮，日以繼夜，努力不懈，所裏有許多重要著作，都是在那時完成或孕育的。例如董作賓先生的《殷曆譜》就是在李莊栗峰手寫石印出版的。尤其難得的是同人相處，有似家人，親切和睦，彼此照顧。

最初，我讀《卜辭通纂》，覺得郭氏的《考釋》，不但字寫得很好，而且思想銳敏，創見不少，人所難及。但也有許多地方，想像力過於豐富，幾近郢書燕說，令人難以接受。那時，我很奇

怪董先生為什麼要我先唸這樣一部書。後來，讀過很多書以後，才領悟到董先生的選擇，最適合於初學的人。因為一個初學的人，很難分辨甲骨拓本上的章句段落，行文方向，甚至有些文字，也很難區別，例如：七八九十的七字；和甲乙丙丁的甲字，在甲骨文裏，都作一橫一直的「十」字，寫法一樣。又如：「田」字，四邊相接，而「報甲（上甲）」的合文，卻四邊不接，而作「田」，差別很小，不易分辨。尤其在一些殘碎破裂的小片上，這類問題，更加嚴重。我在初讀沒有釋文的那些拓本時，常常遇到那些困惑，頭痛不已。而《通纂》考釋，不但如唐蘭先生所說的「發其辭例」而已，他將拓片分類編次，雖非創舉，而條理清晰，則人所難及。有時，他的釋文往往按照拓本上卜辭的款式，分行書寫，讀者可以互相對照，易於識別。有時則用虛線將各條卜辭劃分開來。卜辭中的殘文缺字，按照辭例，可補則以意補，無法擬補的，則以方框表示缺文。這些都是方便初學的好處，而郭氏對於董先生的斷代學說，不但最早接受，而且推崇備至。後來我在寫《殷虛文字丙編》的《考釋》時，想到當初學習時的種種困難，所以設計了一層透明紙上的釋文，用一張透明紙，覆蓋在整身甲骨文拓本上面，然後印著將透明紙下拓本上的甲骨文字，逐字用楷書釋寫在透明紙上。這樣，任何人都可以認識透明紙下的甲骨文字了。然後，再在每條釋文的頂端，用線條和箭頭，指出行文的方向和款式；用阿拉伯數字，標明

每條卜辭的次序。若有未明，可以參攷考釋部分。這樣初學的人，就可以事半功倍了。我想，這也許是無意中受了郭氏方法的啓示吧。

抗戰勝利，舉國歡騰，我隨本所復員南京，順流而東，盡覽長江勝景，尤其三峽的雄偉天險，令人歎為觀止。記得夜泊巫山的那晚，縣城在半山腰，下瞰灘瀨堆，眺望白帝城，惜別之情，油然而生。第二天一早駛進夔門，兩岸峭壁聳天，江心險灘處處，暗礁無數。有一艘運軍糧的帆船，從下游逆水而上，大概無法避開我們那小輪的航道，急得向駕駛臺放了一鎗，山鳴谷應，全輪震驚，人心惶惶。然而領江的那位師父，不慌不忙，從容鎮靜，用手勢和手指，指示航道，終使兩船均能安然無恙地脫離險境。我對那位領江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其風度之佳，較之大學教授，並無遜色。雖然他只是一名長江的縉夫出身。

南京雞鳴寺舊址，為一琉璃瓦頂四層樓建築，外觀古樸典雅，內部設備新穎舒適，冬天有水汀取暖，夏日有電扇納涼。較之李莊鄉下，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是最後一批抵京的。傅所長為犒勞同人押運圖書古物安然返所，設筵招待全體同人，席間有胡適之（適）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適之先生，他談笑風生，親切感人，傅所長稱他為史語所的姑媽。娘家的人，無論老少，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地很願意親近他，他也的確讓人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傅所長對於新進後輩，似乎特別客氣，一一握手致意，

表示歡迎熱忱。二樓幾乎全是考古組的研究和工作室，我仍和彥堂師同一研究室，不久他受芝加哥大學邀請，前去美國。同時，編輯《殷虛文字乙編》的李孝定（陸琦）兄，又被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借調去了，接著又被本所派往北平主持接收圖書。因此，董先生指定我接手陸琦兄的工作，整理十三次至十五次所發掘的甲骨，編輯《乙編》，同時他命我撰寫《乙編》的考釋。以往，屈萬里、李孝定兩位先生，也做過同樣的工作，《乙編》圖版部分將近完成了一半。他們都是半工半讀，亦即半天做編整工作，半天自己讀書。我因新手生疏，同時深感外界對於本所的報告遲未發表，交相指責，所以將全部時間投入整理和編輯的工作，希望那批甲骨文能夠早日發表，對學術界有所交待。其實，外界的指責，實在是冤枉了董先生的。他們那知道整理編輯的種種困難辛苦，曠時廢日。真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就這樣，我在南京時，白天整理甲骨，編製《乙編》圖版，晚上讀書寫作，撰成了一部分乙編卜辭的釋文，完成了第一篇有關甲骨文的論文〈甲骨文類比研究例〉。主張「以契治契，以殷還殷」。試圖從卜辭本身中去探求甲骨文的真義。這是對於甲骨學發展初期的那些希奇古怪，非常異議的一種反抗。後來，我讀了一些西方學者最初研究埃及象形文字的文獻，才知道他們也是用這種方法，將那些圖形認出來的。在那篇論文裡，我選擇了一個頗有問題的「羔」字，作為研究對

象，結果發現它在卜辭中，既是人名，又是地名，是死去已久的祖先之名，也是活著的人名，當時十分困惑，無法解決。後來，同樣的例子，日益增加，材料多了，我發現了卜辭中的所謂人名，乃是公名，相當後世的齊桓晉文，而非小白重耳。於是我又寫了〈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那已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再說我整天拼兌甲骨，摩挲實物，也不能說毫無收穫。後來我能發現成套卜辭和成套甲骨，以及甲骨碎片上殘留的紡織品，都可以說是整理實物的一些副產品。

關於成套卜辭與成套甲骨的發現，是十分偶然的。有一天，主編《大陸雜誌》的黃彰健兄對我說：「你們弄甲骨的人，專寫些艱深難懂的東西，寫一篇淺近平易的交給《大陸雜誌》發表吧。」我想：最淺近平易的，莫過於從一到十的那些數目字了。於是，我寫了一篇〈卜龜腹甲上的序數〉準備送給《大陸雜誌》。本所傳統，有個優良習慣，同人寫了文章，都要先請朋友過目，然後發表。當時，我就請高曉梅（去尋）先生替我看，有沒有什麼毛病，需要修改。看過後，他說這樣好的文章，應該留在所裡發表，於是我就交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至於怎樣好法，他沒說，我也不知道。後來李達良在《龜版文例研究》中評論此文說：

迨晚近張氏秉權著《卜龜腹甲的序數一文，考明兆數與辭之關係》，復因

之而析出成套卜辭，別爲一類，卜辭之秘奧，至是渙然冰釋，其種類乃可得而別。論者謂序數之發明，對斯學貢獻之偉，不亞於貞人之發現，洵非虛語。

沈剛伯先生也曾當面誇獎我這「成套」的觀念，對卜辭的研究，有畫龍點睛之妙。不過，至今恐怕仍有些人尚未了解成套卜辭，以爲那不過是一些同文的卜辭而已。其實，同文卜辭，未必成套，成套卜辭，未必同文，惟其不同文，所以使卜辭中種種難解的祕奧，能夠渙然冰釋，所以有畫龍點睛之妙。

《乙編》的編輯，是搬到楊梅以後才完成的。《殷虛文字》的出版，無論甲編或乙編，都經一波三折。《甲編》著錄安陽發掘第一至九次所得甲骨，抗戰以前就交給商務印書館印刷，至勝利後才出版，《乙編》載第十三次至十五次所得甲骨，分上中下三輯。上中兩輯，也給商務印刷發行。下輯則由臺北藝文承印，由於兩者製版時的尺寸比率不同，所以上中二輯與下輯所載拓本，即使是一甲之折，也難綴合。這是寫考釋時遭到的難題之一。我們寫考釋時，應該對實物上的情形，加以描述報導，但在楊梅侷促車站倉庫的一隅之地，是無法施展的，這要到遷至南港後，才能做到的。在楊梅的那幾年，雖然是克難時期，但當地民風淳樸，人情濃厚，使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尤其是本所特



《殷虛文字丙編》一號
此版係由十片龜甲綴合而成

約的兩位醫師，一點也沒有當地鄉紳的架子，只要有請，騎了腳踏車就來，不但藥費低廉，而且不收診費，附近鄰居，逢年過節，往往邀請同人到他們家中或店裡，共度佳節。三十五年之後，我退休時重遊楊梅，那些熟悉的面孔都已不見，有些街道，也變了樣。

假如時光能夠倒流，回到四十年前，我會將已經重綴重拓的那些文武丁時代的背甲卜辭，儘先發表在《殷虛文字丙編》裡。《丙編》原是《乙編》考釋中的一部分，因爲要將重新綴合而較

大較完整的一些材料，儘早提供世人利用，所以才選為《丙編》。原想將文武丁背甲卜辭，拼對得更完整些，放在最後發表，誰知綴合復原的工作，如在秋風中掃落葉，掃之不盡，直到我退休時還有一些，尚未發表，而原已拓好的背甲拓本，也在一場水災中泡了湯，現在我只希望年青的朋友能繼續完成這項工作。

拼兌甲骨，有時需要藉助於無字碎片作為橋樑，才能使兩版連結起來。因此，我曾仔細檢視那些不受注意的無字甲片，有一次無意中在那上面發現很少的紡織品碎片，大為驚喜，後來竟在武丁時代的有字大腹甲上，也有發現。於是撿了些碎片請專家鑑定，據調查局的劉熙森、丁士平、蕭道應等先生的鑑定，那是棉布。據本院動物研究所的客座教授蕭之的先生的意見，認為那不是絲或麻織品，但亦似乎不是棉。後來美國柏克萊加大的坎脫萊教授曾安排請一位化學教授鑑定，但因錢院長的遲疑而作罷。

我曾二次受邀訪問美國哈佛大學，第一次在民國四十九年（1960）至五十一年（1962），那也是我第一次跨出國門，遠渡重洋，長途跋涉，目的是要去開開眼界。出國前，每晚要去臺北學英語。那時，舊莊到南港街上，沒有公路，只有運煤的推車，到南港後再搭基隆到臺北的公路局車，到臺北再轉乘公車，到和平東路，再步行到潮州街的天主教堂，跟一位加拿大的神父，學法國腔的英語，這樣辛辛苦苦地學了兩年

多，到了美國，還是高山擂鼓，不懂，不懂。那時，美國正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黃金時代。一個身經長期艱辛克難的人突然見到那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真使我有劉姥姥初進大觀園的感覺。事事新奇，處處仙境，人情溫暖，家家歡樂，而思想開放，言論自由，更覺可貴。哈佛燕京社替每位訪問學人請了私人教師補習英語，然而我還是不能寫一篇像樣的英文，所以當哈燕社副社長白思達先生邀我作一次有關甲骨文的演講時，一方面感到十分榮幸，據我所知，只有名氣大輩分高的學者如臺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京都大學宮崎市定教授，路經波斯頓時才受邀在這種場合演講，而我那時只是一個副研究員，英文又那麼蹩腳，所以一方面又感到十分驚惶汗顏。幸而我的臺大學生陳幼石小姐，正在哈佛唸博士，她的中英文程度都非常好。就請她將講稿譯成英文，又由梅祖麟兄加以潤飾，總算可以交差了。我的講題原是："An Introduction to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太古板了，白思達先生建議改為："Why and How do We Study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果然生動得多，而且富有吸引力，講的那天，居然高朋滿座，盛況空前，甚至門口還站了人。原定四、五十分的時間，竟講了足足七十分鐘，居然沒有一人中途開溜。第二次是以Senior Fellow資深學人的名義訪問，那已是十年以後的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二年（1972-73）。最高興的是那次那些在哈佛的朋友們，都已成了知名的學者教授了。

民國七十一年（1982）秋，我答允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主編張宗鼎先生，替他們寫一部有關甲骨文的書，對九十年來的甲骨學作一回顧與鳥瞰。書名定為《甲骨文與甲骨學》。我曾說它要像甲骨學的導遊者，一方面要解說這一門學問的來龍去脈，也就是它的歷史敘述。一方面又要指點這一區域中的種種景色，也就是內容的分析。那裏有前人研究的豐碩成果，也有作者個人的特殊見解。原定二年之內，完成五十萬字。誰知寫寫停停，停停寫寫，隨時補充，繼續修正，拖到七十六年春，才繳卷，竟寫了八十多萬字，直到七十七年九月才出版，正值退休前夕，也可以說是我對甲骨學的一番交待吧。我自退休之後，已將畢生所藏書籍，除酌留隨身閱讀者外，全部捐贈給本所，請其轉讓給所需的機構，所得幣值悉數充作「李濟先生獎學金」。我自己則因氣喘宿疾，日益嚴重，不得不遷來洛埠療養，苟延性命。終日與藥瓶為伍，醫院已代替了圖書館，偶而翻閱書本，也只是消遣，不作研究。所幸年事雖老，尚未痴呆，所以還能在這裡說些天寶舊事，不過也只是些個人經歷，無關宏旨。

記得本所在離李莊栗峰時，全體同人曾經具名立碑，由陳槃庵（槃）先生撰文以誌始末，勞貞一（榦）先生書墨。每人得一拓本，各自珍藏。現在據說此碑已經不知去向，而我的拓本，也不知放到那裏去了。三十年前，本所為紀念成立四十周年，除了出版紀念特刊而外，還製作了一枚小小佩章，分贈同人，那上面的「史言四十年」四個甲骨文字，還是我寫的呢。現在我連那枚佩章也弄丟了。所以那些有紀念性的東西，若由私人保管，難期永久，不如由公家保管，較為妥善。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個學術機構能夠屹立七十年，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本所以研究歷史為職志，更應珍惜自己本身的歷史資料，免得讓後世的人上窮碧落下黃泉去尋找。若能在本所圖書館或陳列室設一特區，展示或收藏本所所有出版品以及有紀念性的物品，我想那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希望在八十年、九十年、百年時，將會有更輝煌，更光大的成就。八十老翁在此馨香祈禱。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於洛市松林坡下